

丁傳靖輯

宋人軼事彙編

冊下

商務印書館發行

7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初再版

(33850)

宋人軼事彙編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壹元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丁 傳 靖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 徐壽齡 周蘊侯 印頌文)
秦泉聲 徐培生 丁心田

宋人軼事彙編卷十一

丹徒丁傳靖輯

范諷 石延年 杜默 彭几 從子乘 第五十二

御史臺有閹吏隸臺四十餘年。事二十餘中丞矣。頗能道其事。尤善評其優劣。每聲喏之時。以所執之挺。驗中丞之賢否。賢則橫其挺。否則直其挺。此語喧聞。凡爲中丞者。惟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爲中丞。聞望甚峻。閹吏每聲喏。必橫其挺。一日范視事。次閹吏報事。范視之。其挺直矣。范大驚。立召問曰。爾挺忽直。豈觀我之失也。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親囑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丁甯教誡者數四。大凡役人者。受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繁。若使中丞宰天下事。皆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覺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慚謝。明日視之。挺復橫矣。東軒筆錄

石曼卿初登科。有人訟科場。覆考落數人。曼卿預其數。時方期集於興國寺。苻至追所賜勅牒。韓服數人皆啜泣而起。曼卿獨解韓袍還使人。露體戴幘頭。復坐談笑。終席而去。次日被黜者皆授三班借職。曼卿爲一絕句云。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參。從此罷稱鄉貢進。直須走馬東西南。類

康定間。河西用兵。石曼卿與吳安道遵路奉使河東。旣行。安道晝訪夕思。所至郡縣。考圖籍。見守令。按視

民兵芻粟山川道路莫不究盡利害尙慮未足副朝廷眷使之意而曼卿吟詩飲酒若不爲意一日安道曰朝廷不以遵路爲不才得與曼卿並命今一道兵馬糧餉雖已留意而切懼愚不能燭事以曼卿之才如略加之意則事無遺舉矣曼卿笑曰國家大事安敢忽耶已熟計之矣因條舉將兵之勇怯芻糧之多寡山川之險易道路之通塞纖悉俱備如宿所經歷者安道大驚服以爲天下奇才也

澠水燕談錄

祕書省之西切近大慶殿故於殿廊闕角門子以相通諸學士多得由角門至大慶殿納涼於殿東偏仁祖一日行從大慶殿望見有醉人臥於殿階間左右將呵遣之詢之曰石學士也乃石曼卿仁廟遽止之避從旁過

鐵園山叢談

石曼卿爲集賢校書游娼館爲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較爲衛司所錄曼卿詭怪不羈謂主者曰只乞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詭曰此必三館吏人也

夢溪筆談

石曼卿磊落英才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劉潛者亦志義之士常與曼卿爲酒敵聞京師河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稍獻肴果益取名酒奉之惟謹二人飲噉自若傲然不顧至夕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有二仙來飲久之乃知爲劉

石也

歸田錄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一豪家日聞歌鐘之聲其家僮數十人嘗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僮問豪爲

何如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家妾曳綺紈者數十人。曼卿欲見之。其僮曰。郎君素未嘗接士大夫。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飲。意似欲相見。試探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即著帽往。坐於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著頭巾。繫勒帛。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禮。引曼卿入一別館。供帳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內紅牙牌十餘。其一槃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其一槃是饌。亦令各擇五品。既而二鬟去。有妓十餘人。樂器粧服亦皆整麗。一妓酌酒以進。酒罷。諸妓執果肴萃立其前。食罷。則分立左右。京師人謂之軟盤。酒五行。羣妓皆退。主人亦翩然而逝。略不知揖客。曼卿獨步而出。言豪者之狀。懵然不分菽麥。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問其近隣云。其人未嘗與人通。往還鄰家亦不識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夢溪筆談墨客揮犀全同

石曼卿獨行京師。條有豪士揖曼卿。語已而曰。公幸過我家。曼卿語諾。豪士顧從騎載之。同行入委巷。前抵大第。三四門乃至內堂。庭戶宏麗。施設錦繡。侍女珠翠延飲。求曼卿書字。曼卿寫已。詩籌筆驛等篇。豪士甚珍愛之。贈金帛可直數十百千。使騎送歸。初不知其誰何。後日尋之。迷不省所居。他日復遇於途。又贈金數十兩。云籌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最佳。詩話總龜此條與前事同。而主人有雅俗之別矣。

石曼卿一日語僧祕演曰。館俸清薄。恨不得痛飲。演曰。非久當引一酒主人奉謁。不數日。引一納粟牛監簿來。以宮醪十石爲贄。列醞於庭。演爲傳刺。曼卿愕然延之。乃問甲第何許。生曰。一別舍介繁臺之側。曼

卿語演曰。繁臺寺閣虛爽可愛。久不一登。其生曰。學士與大師果欲登閣。當具酒簌迎候。曼卿因許之。一日休沐。約演同登。演預戒生陳具閣下器皿肴核。冠於都下。石演高歌褫帶。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游可記。乃以盆漬墨濡巨筆。題曰。石延年曼卿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生拜叩曰。塵賤之人。幸獲陪侍。乞掛一名。以光賤迹。曼卿大醉。握筆沈慮。目演揚聲諷曰。大武生捧研用事可也。演以爲言。竟題曰。牛某捧硯。永叔後戲以詩曰。捧硯得金牛。湘山野錄

石曼卿謫海州日。使人拾桃核數斛。人不到處。以彈弓種之。不數年。桃花遍山谷。孫公談圃

石曼卿通判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迎之於石闔堰。與劇飲。半夜酒欲竭。顧船內有醋斗餘。乃傾入酒內。並飲之。至明日。酒醋並盡。每與客飲。露髮跣足。著械而坐。謂之囚飲。飲於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繫飲。更有鬼飲。了飲。鶴飲。鬼飲者。夜不燒燭。了飲者。挽歌哭泣而飲。鶴飲者。飲一杯。登樹下。復再飲。廳後爲一庵。常臥其間。名曰。捫蝨庵。仁宗愛其才。嘗對輔臣言。欲其戒飲。聞之。因不飲。遂成疾而卒。夢溪筆談 參畫墁錄

石曼卿以館職出判海州。官滿日。載私鹽兩船至壽春。託知州王子野貨之。時禁網疎漏。曼卿亦不爲人所忌。市內公然賣學士鹽。孔平仲談苑

石曼卿明道元年卒。平生與友人張生尤善。死後數日。張夢曼卿騎青驢。引數蒼頭。過生語曰。我今已作

鬼仙召汝偕往。張以母老固辭。曼卿怒。登驢而去。顧生曰：汝太劣。吾召汝。汝安得不從。今當命補之同行矣。數日補之遂卒。補之乃范諷字。湘山野錄

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曰：我今爲鬼仙。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忽然騎一素驃去如飛。又降於亳州一舉子家。留詩一篇。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常隨日脚流。歐公詩話

石曼卿天聖寶元間。以詩歌豪於一時。嘗於平陽會中。代作寄尹師魯一篇。詞意深美。曰：十年一夢花空委。依舊山河換桃李。雁聲北去燕西飛。高樓日日春風裏。眉背石州山對起。嬌波淚落粧如洗。汾河不斷天南流。天色無情淡如水。曼卿死後數年。故人關詠字永言。忽夢曼卿曰：延年平生作詩多矣。獨常以爲平陽代意一篇。最爲得意。而世人罕稱之。能令此篇盛傳於時。在永言耳。詠覺後。增演其詞。隱度入迷仙引聲韻。於是天下爭歌之。他日復夢曼卿來謝。事實類苑

石介作三豪詩。其略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杜默師雄豪於歌也。永叔亦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之歌少見於世。後見一篇云：學海波中老龍。聖人門前大蟲。皆此等語。甚矣介之無識也。吾觀杜默豪氣。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矣。志林

彭淵材初見范文正公畫像。驚喜再拜。前磬折稱新昌布衣彭几。幸獲拜謁。既罷。熟視曰：有奇德者必有

奇形。乃引鏡自照。又捋其鬚曰。大略似之矣。只無耳毫數莖耳。年大當十相具足也。又至廬山太平觀見狄梁公像。眉目入鬢。又前再拜贊曰。有宋進士彭几謹拜謁。又熟視久之。呼刀鑷者使剃其眉尾。令作卓枝入鬢之狀。家人輩望見驚笑。淵材怒曰。何笑。吾前見范文正公恨無耳毫。今見狄梁公不敢不剃眉。何笑之乎。耳毫未至。天也。剃眉人也。君子修人事以應天。奈何兒女子以爲笑乎。吾每欲行古道而不見知於人。所謂傷古人之不見。嗟吾道之難行也。墨客揮犀

淵材好談兵。曉大樂。通知諸國音語。嘗詫曰。行師頓營。每患乏水。近聞開井法甚妙。時館太清宮。於是日相其地而掘之。無水。又遷掘數處觀之。四旁遭其鑿掘。孔穴棋布。道士月下登樓之際。顰額曰。吾觀爲敗龜殼乎。何四望孔穴之多也。淵材不懌。又嘗從郭太尉遊園。咤曰。吾比傳禁蛇方甚妙。但咒語耳。而蛇聽約束。如使稚子。俄有蛇甚猛。太尉呼曰。淵材可施其術。蛇舉首來奔。淵材無所施其術。反走汗流。脫其冠巾曰。此太尉宅神。不可禁也。太尉爲之一笑。嘗獻樂書得協律郎。使余跋其書曰。子落筆當公。不可以叔姪故溢美也。余曰。淵材在布衣有經綸志。善談兵。曉大樂。文章蓋其餘事。獨禁蛇開井。非其所長。淵材觀之。怒曰。司馬子長以酈生所爲事事奇。獨說高祖封六國爲失。故於本傳不言者。著人之美爲完傳也。又於子房傳載之。欲隱實也。奈何言禁蛇開井乎。聞者絕倒。墨客揮犀

紹聖初。曾子宣在西府。淵材往謁之。論邊事極言官軍不可用。用士人爲良。子宣喜之。旣罷。與余過興國。

寺和尚食素。分茶甚美。將畢。問奴楊照取錢。奴曰。忘持錢來奈何。淵材色窘。余戲曰。兵計將安出。淵材以手捋鬚良久。目余趨自後門出。若將便旋然。余迫之。淵材以手挈帽。褰衣走如飛。余與奴楊照過二相公廟。淵材乃敢回頭喘立。面無人色。曰。編虎鬚。撩虎頭。幾不免虎口哉。余又戲曰。在兵法何計。淵材曰。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墨客揮犀

淵材迂闊好怪。嘗蓄兩鶴。客至。指以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而此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此鶴夜產一卵。大如梨。淵材面發赤。訶曰。敢謗鶴乎。卒去。鶴輒兩展其脰伏地。淵材訝之。以杖驚使起。忽誕一卵。淵材咨嗟曰。鶴亦敗道。吾乃爲劉禹錫嘉話所誤。自今除佛老子之語。予皆勘驗。又嘗曰。吾生平所恨五事。人問其故。淵材斂目不語。久之曰。吾論不入時聽。恐汝曹輕易之。問者力請其說。乃曰。一恨鰣魚多骨。第二恨金橘太酸。第三恨蓴菜性冷。第四恨海棠無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聞者大笑。淵材瞠目曰。諸子果輕易吾論也。李丹大夫客都下。一年無差遣。乃授昌州以去。家遠改鄂倅。淵材聞之。吐飯大步往謁。李曰。今日聞大夫改授。鄂倅有之乎。李曰。然。淵材悵然曰。誰爲大夫謀。昌佳郡也。奈何棄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材曰。天下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爲笑。冷齋夜話

淵材遊京師十餘年。其家餽粥不給。父以書促歸。跨一驢。攜一布囊。親舊聞淵材還。相慶曰。布囊內必金

珠也。君官爵雖未入手，且使父母妻子脫凍餒之厄。囊內所有，可早出之。彭乃喜見鬚眉曰：吾富可敵國。

汝可拭目以觀。既開囊，李珣珪墨丸、文與可墨竹一枝、歐陽公五代史草稿一巨束。

冷齋夜話

彭乘爲翰林學士，文章誥命尤爲可笑。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卽途乘爲批答之，詔曰：當俟蕭蕭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況知成都府，會西蜀荒歉，況始入劍門，卽發倉賑濟。既而上表待罪，乘又批答曰：纔度巖巖之險，便興惻惻之情。王琪滑稽，及乘死，琪爲挽詞，有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之句。東軒筆錄翰林學士彭乘不訓子弟文學，參軍范宗翰上啓責之曰：王氏之琪珪玘璫器盡璠璣，韓氏之綜絳緝維才皆經緯，非蔭而得，由學而然。書舊續聞

范鎮 從孫祖禹 祖禹子溫 第五十三

范景仁父名文度，爲蜀孔目官。事張乖崖時，見發郡人陰事而誅之，不知其何以知之。但默觀一小冊，每鉤距得人陰事，必記之冊上，書訖入箱，封題甚密。文度日侍其旁而莫測也。然每觀小冊，則行事多殺人，或行法。一日乖崖方觀小冊，忽內迫遽起，不及封箱，文度遽取毀而焚之。乖崖還見几上箱開，已色變，啓觀小冊，已失之。文度遽前請命曰：乃某毀而焚之，願以一命代衆死。乖崖徐曰：貸汝一死，汝子孫必有興者，自是益用之。默記

薛簡肅知成都，范蜀公方爲舉子，一見愛之。館之府第，每日范君廊廡人也。公益自謙退，乘小駟至銅壺

閣下。卽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爲帥客也。簡肅還朝。載蜀公以去。或問簡肅曰。自成都歸得何奇物。曰。蜀珍產不足道。吾歸得一偉人耳。邵氏聞見錄

范忠文公在蜀。始爲薛簡肅公所知。及來中州。人未有知者。初與二宋相見。二宋亦莫之異。一日相約結課。以長嘯却胡騎爲題。公賦成。二宋讀之。不敢出所作。旣而謂公曰。君賦極佳。但破題兩句無頓挫之功。每句之內各添一者如何。公欣然從之。曲洧舊聞

故事。南省奏名第一殿試唱過三名不及。則必越衆抗聲自陳。雖考校在後。必得升等。吳春卿歐陽文忠皆由是得升一甲。獨范景仁避不肯言。等輩屢趣之。皆不應。至第十九人。東都事略作七十九方徐出。拜命而退。時

已服其靜退。自是廷試當自陳者多慕效之。石林燕語

召試學士院詩。用采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蜺。讀入聲。謂景仁爲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爲憤鬱。公處之晏然。名臣言行錄

熙甯初。王荆公始用事。公以直言正論折之。不能勝。上章乞致仕。遂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舍人蔡延慶行詞。荆公不快。自草制醜詆。明日。蔡具以制辭出於荆公爲解。公笑誦其詞曰。材無稱職之能。某披襟當之矣。內有懷利之實。則夫子自道也。公旣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久之。以二人肩輿歸蜀。極江山登臨之勝。暮年而後還。元祐初。特起公。詔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

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辭云：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先是神宗山陵會葬陵下，蔡京見公曰：上將起公矣。公曰：某以論新法得罪先帝，一旦先帝棄天下，其可因以爲利乎。紹聖初，章惇蔡卞欲斥公爲元祐黨，蔡京曰：京親聞蜀公之言如此，非黨也。惇卞乃已。見邵氏聞錄

熙甯末，范景仁以論青苗法致仕，猶居京師者三年。時王禹玉執政，與景仁久同翰林。景仁每從容過之道舊，樂飲終日，不以爲嫌。元祐初，熙甯元豐所廢舊臣皆畢集於朝，獨景仁不至。世尤以爲高。石林燕語

范景仁致仕，一朝思鄉里，遂輕裝入蜀。故人李才元知梓州，枉道過之，歸至成都，日與鄉人樂飲，散財於親舊之貧者，遂遊峨嵋、青城、下巫峽，出荆門，歲暮乃還京師。在道作詩二百五篇。詩話總龜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每讌集，蜀公未嘗不與，極飲盡歡。少間則以談禪相勉。蜀公頗病之，子瞻時在黃州，乃以書問救之之術，曰：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報書，亦欲有以曉公，公終不飲。避暑錄話

蜀公居許下，於所居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茶蘼架，每春季花盛時，宴客於其下。約曰：有飛花墮酒杯者，釀一大白。或語笑喧譁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座無遺者。當時號飛英會。曲洧舊聞 誠齋雜記

李方叔言：范蜀公將薨數日，鬚眉皆變蒼黑，眉目郁然如畫。東坡云：平生虛心養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故發於外如是。范氏多四乳，故與人異。忠文立德如此，其化必不與萬物斯盡也。曲洧舊聞 誠齋雜記

范蜀公曰。家中子弟。連名百字。幾乎盡矣。至百發百中。亦取以爲名。李廌曰。百伶百利。百巧百窮。必不取以爲名也。蜀公大笑。師友談記

范祖封。忠文公之孫也。嘗夢忠文言。我墓前石人。石羊。石虎。長短大小。皆踰制。如我官未應得也。汝可亟易之。祖封既久忘其夢。而墳寺僧忽報一夕大雷。石人一折其手。一斷其身。乃始驚懼。徧與親舊言其事。或曰。忠文死。猶守禮不踰。況生前乎。師友談記

范淳夫爲諫官。按他書祖禹字俱作淳夫東鄰宦官陳衍園亭在焉。衍每至園。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

吾輩不知死所矣。鶴林玉露

朝廷旣相溫公。申公詔起蜀公。蜀公以書問祖禹。祖禹言不當起。蜀公得書大喜曰。是吾心也。吾所欲爲。君實已爲之。何用復出。又與親舊書曰。比亦欲出而三郎勸止。名臣言行錄

祖禹除正言。客有言於溫公。以言路必能協濟。溫公正色曰。子謂淳夫見光有過不言乎。殆不言也。名臣言行錄

范忠宣之罷。公嘗論列。客有謂忠宣曰。淳夫亦有言何也。忠宣曰。使純仁在言路。見宰相如此。亦豈可默也。名臣言行錄

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范淳夫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曰。勿令范十三知。晁氏客語

范內翰祖禹作唐鑑。名重天下。坐黨錮事。久之。其幼子溫。原注按東都事略作仲溫字元實。與吾善。政和初。爲其盡力朝。

廷還其恩數。遂官溫焉。溫實奇士也。一日遊大相國寺。諸貴璫蓋不知有祖禹。獨知有唐鑑。見溫。指目相謂曰。此唐鑑兒也。又溫嘗預貴人家會。貴人有侍兒善歌。秦少游長短句。坐間略不顧溫。溫亦謹不敢吐一語。及酒酣歡洽。侍兒始問此郎何人耶。溫遽起叉手而對曰。某乃山抹微雲女壻也。聞者多絕倒。又嘗與吾論時勢。及開元天寶之末流。元實曰。天寶之勢。土崩瓦解。異乎今日魚爛也。時魯公亦痛悔。一日喟然而嘆。數謂吾曰。今復得陳瓘劉器之來。意若可救藥乎。吾語元實。元實大喜。語吾曰。公之大人有此心。豈獨海內乃公之福。弟恐難得好湯使多嚙不下耳。元實亟書報二公。而二公是歲皆下世。元實亦爲寵妾紅鸞所困。得傷寒。數日殂。可傷哉。鐵園山叢談

范蜀公孫祖平陷虜。虜不以爲官。傭奴之。先君使以東坡所爲蜀公銘白。曰。我官人也。虜曰。東坡書之。不疑矣。則釋之。先君資以歸。洪忠宣行狀

陳升之 王珪 吳充 馮京 元絳 第五十四

熙甯間。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至揚。牒州取地圖。時丞相陳秀公守揚。給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做其規模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以其事聞。夢溪筆談

陳秀公治第於潤州。極宏壯。池館綿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夢溪筆談

王禹玉家自太平興國至元豐十榜皆有人登科。石林燕語

王禹玉爲翰林。治平三年二月十五日召對蕊珠殿。賜紫花墩令坐。踰數刻方罷。明年英廟上仙。珪挽詞

有云。曾陪蕊珠殿。獨賜紫花墩。墨莊漫錄

京師春秋社祭。多差兩制攝事。王僕射珪爲內外制十五年。祭社者屢矣。熙寧四年。復以翰林承旨攝太

尉。因作詩曰。晨光初動曉驂催。又向靈壇飲社杯。自笑治顰不辭醉。明年強健更須來。是年冬。遂參知政

事。東軒筆錄 詩據
爛真子改正誤字

王岐公在翰林時。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姓名對。命小殿對設二位。召來賜酒。俄頃宣至。公奏。故事。無君臣對坐之禮。乞正其席。上云。月色清美。與其醉聲色。何如與學士論文。若要正席。則外庭賜宴。正欲略去苛禮。放懷飲酒。公固請不許。再拜就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稱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歎仰聖學高妙。每起必勅內侍扶掖。不令下拜。夜漏三鼓。上悅甚。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侍舉牙床。以金鑲水晶研。珊瑚筆格。玉管筆。皆上所用者。公應之。略不停綴。都不蹈襲前人。盡出一時新意。仍稱所長。人人得其歡心。悉以呈上。上曰。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簪。公幘頭戴。不盡者。置公袖內。宮人旋取鍼線縫公袖口。宴罷。月將西沉。上命徹金蓮炬。命內侍扶掖歸院。都下盛傳。天子請客。錢氏私志。明年中秋。公已參政。蔡確爲學士。上講故事。命宮嬪求詩。蔡奏稱才思短澀。酒再行而止。

左右不悅云。這個學士何須鍾愛云云。

宋稗類鈔 又堯山堂外紀與此同末語云學士材均未知何所本也 堅瓠集末段與宋稗類鈔同

韓康公王荊公之拜相也。王岐公爲翰林學士。被召命詞。既授旨。神宗因出手札示之曰。已除卿參知政事矣。國朝以來。因命相而遂用草制學士補其處。世謂之潤筆參政。却掃編 西湖志餘云。宋朝故事。翰林學士草宰相制或次補執政。謂之帶入。大觀三年六月八日何執中登庸。四年六月八日張商英登庸。皆張璪草制。乾無遷寵。蔡京謫太子少保。璪卿當制。力詆之。縉紳傳誦。京復相。出璪卿知杭州。明年六月八日宴客中和堂。忽思前兩歲宿直命相。正同此日。乃作長短句紀其事。未幾。以故官召。遽卒。

王禹玉作龐穎公神道碑。其家送潤筆。金帛外參以古書名畫三十種。杜荀鶴及第試卷。亦是一種。石林燕語

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璧字。以爲富貴。其兄謂之至寶丹。

後山詩話 王直方詩話云。王禹玉詩。世號至寶丹。有人云。詩能窮人。且試作些富貴語。看如何。思索數日。得一聯云。壓甌化爲紅玳瑁。眼睛變作碧琉璃。

元豐末。司馬文正資治通鑑成。進御。丞相王珪蔡確見上問何如。上曰。賢於荀悅漢紀遠矣。罷朝。中使以其書至。政事每葉合縫。用睿思殿寶章。睿思殿上觀書之地也。舍人王震等來觀。丞相笑曰。君無近禁櫺。以言上所愛重者。邵氏聞見錄

熙甯間。王禹玉丞相奏亡妻慶國夫人鄭氏臨終遺言。乞度爲女真。勅特許披戴。賜名希真。仍賜紫衣。號

冲靜大師。

類苑引倦游雜錄

丞相王公之夫人鄭氏。奉佛至謹。臨終屬其夫曰。卽死願落髮爲尼。及死。公奏乞賜

法名師號。斂以紫方袍。王荊公子雱少得心疾。逐其妻。荊公備禮嫁之。好事者戲曰。王太祝生前嫁婦。鄭